

新一代泰北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华语学习动机浅谈：

以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学生为例

Chatkrit Ruenjitt¹

Sosing Methatarnkul²

摘要

本文以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初步探讨泰国北部云南籍华裔的从中小学到大学期间的华语学习动机。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籍华裔学生在中小学学习华语时，情感价值的动机占优势，上大学后转成工具性价值的动机。通过访谈发现，工具性价值的动机与其他地区的华裔不完全相同，因为他们工具性价值一部分来自在泰国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为了自己在泰国的生存，他们必须继续学习华语，加强自己的优势。访谈结果还显示，新一代的学生对中国大陆教育的接受程度愈来愈高。另外，他们因为在中小学只接触到台湾的教育，所以在大学也想继续从汉语普通话及中国各方面进行深造，从而深入了解中国大陆，以后可以为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此结论给予泰北云南华校发展十分重要的启示。

¹ Chatkrit Ruenjitt. 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汉语师范专业讲师， 邮箱地址：
chatkrit.rue@mfu.ac.th

² Sosing Methatarnkul. 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汉学专业讲师， 邮箱地址：
sosing.met@mfu.ac.th



关键词： 泰北华人、云南籍华裔、泰北华文教育、华语学习动机

一、前言

早在素可泰时代（13 世界中期）已有历史记载中国与暹罗的来往。(จี วิลเลียม สกินเนอร์, 2548:2) 截至 1917 年，一部分华人通过中国与南洋的帆船贸易移民至泰国，其中 95% 的华人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จี วิลเลียม สกินเนอร์, 2548:2) 当时的华人可根据方言的使用分别为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五大族群。(จี วิลเลียม สกินเนอร์, 2548:36-40) 他们早在泰国定居，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融入到泰国社会，成为泰国主流华人社团。故此，当人们谈起“泰国华人”时，一般仅想到广东、福建、潮州等华人社团，较少提到在 19 世纪末期新移民的“云南籍华人”。

与泰国主流的华人社团相比，云南籍移民者的背景较为特殊。福建、广东省的华人自从 12-13 世纪以来，尤其是 17-18 世纪，在内地因缺乏农耕土地、人口急剧上升、水灾等所造成的饥饿问题而不断地前往东南亚移民。(ภูวดล ทรงประเสริฐ, 2547:39-40) 云南籍华人则不然，当初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奋斗，从云南省逐渐被逼迫撤退到缅甸，最后因迫不得已被泰国政府分配到泰国清迈、清莱、夜丰颂

山区等定居。(หน่วยเฉพาะกิจ 327 กองทัพภาคที่ 3, 2530:14) 大多数的泰北云南籍华人是逃避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军人，他们效忠于台湾共产党(กาญจนะ ประกาศวุฒิสาร, 2546: 2)，因此持有很强烈的反共思想。离开家乡时，并没有在异地他乡定居的想法，另外，他们在山区定居，距离泰北当地人民居住地较远，仅有领导级的移民才获得泰国身份证，还有许多没有获得泰国身份，再加上他们也喜欢集聚在一起，生活方式比较独特，因此与泰国社会的来往偏少。(กฤษณา เจริญวงศ์, 2545: 15) 另外，他们一直以来受到台湾各方面的大力支持(กฤษณา เจริญวงศ์, 2545: 15-18)，在教育方面台湾也有几项为泰北提供支援的项目。(许丽铃，2001：40-55) 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微妙联系，将他们与台湾紧密相连，这就逐渐形成了泰北华人村独有的特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土生土长的云南籍华裔逐渐开始融入到泰国的社会。目前越来越多学者也着眼于泰北地区华侨华裔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探讨语言的保留、语言转移、语言传承等现象。(เหนือขวัญ บัวเผื่อน, 2560; 纳静安、林才均，2017; 刘瑜，2013; 黄启庆、吴雁江，2011) 一部分研究着眼于云南籍华裔在泰国的认同问题。(朱珠，2018; 李祺，2015) 对云南籍华裔的华语学习动机较为少见。笔者



在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任课，接触到云南籍华裔的学生，发现其实云南籍华裔上大学之前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华语交际能力，照理来说，应该选择其他专业继续深造，提升专项的知识与技能。他们为何仍坚持继续在高校学习华语，究竟是因为热爱中华文化，还是因为就业的动机？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此进行初步调查访谈，主要探索泰北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中小学时和上大学时的华语学习动机，和形成动机的原因，从中预测未来华人村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下一部分我们先回顾泰北云南籍华人村的历史背景，以便于了解该族群的特殊之处。

二、泰北云南籍华人的背景

2.1 泰北云南籍华人的移民历史简介

泰北云南籍华人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自古以来移民到清迈、清莱定居，他们跨路进入泰国，三分之一的人信回教，第一组的云南籍华人早已被泰化，甚至在泰国社会具有较高的地位。第二组是逃避大陆共产党的国民党国军。这是新移民的云南籍华人。(กาญจนะ ประกาศวุฒิสาร, 2546: 2) 接下来所介绍的移民历史是第二组云南籍华人。

这些新移民的云南华人因为他们进入泰国或移居于泰国北部的时间只有将近 50-70 年左右。这批迁移泰国北部地区的华人最早发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地区

全境解放后，原驻云南省的国民党部队第 8 军与第 26 军的残余部队与他们的眷属逃入睦邻国，分别是印度、缅甸、老挝与越南（洪小夏，2011），其中缅甸北部地区就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但是因为缅甸政府不允许他们居住在该地区，缅甸政府曾经动用过武力来赶走这支国民党残余军。最后辗转用国际的压力手段来赶走这支部队，缅甸政府于 1953 年 3 月 28 日向联合国投诉原国民党军队非法居住在缅甸领土，并要求他们撤离缅甸国土。经过联合国的 707 号决议要求这支部队尽快撤出缅甸国土。(กาญจนะ ประกาศวุฒิสาร, 2546: 54) 撤军工作开始从 1953 年 11 月 7 日至 1954 年 5 月 7 日共撤军到台湾总约 7,785 人 (กาญจนะ ประกาศวุฒิสาร, 2546: 66)。之后的 7 年内，该部队又开始从新壮大起来，也开始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争，缅甸政府又于 1961 年 2 月 22 日再次向联合国投诉，所以这支部队再一次被撤回台湾，第二次回台人数为 4,349 人。(หน่วยเฉพาะกิจ 327 กองทัพภาคที่ 3, 2530:5)

从 1954-1961 年两次的撤军后，剩下的两个部队即 3 军和 5 军不愿意随大部分部队撤回台湾，这两支部队就被台湾放弃管理这支部队的权利。换句话说，这两支部队变成了被忽视的“孤军”，成为无国籍的军人。在没有任何国家管理与支援之下，最后这两支部队只能选择了迁移到泰国境内，他们选择了泰国北部边境的高山深林地区为避



难所。泰国政府安排了清迈、清莱、夜丰颂三个地区作为居住地。(หน่วยเฉพาะกิจ 327 กองทัพภาคที่ 3, 2530:14) 从此以来，云南籍华人则渐渐成为泰国公民。

2.2 泰北云南籍华人村华校与台湾的支持

泰北云南籍华人的华语教育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根据访谈，云南籍华人一般白天在泰国学校上课，晚上在华校学习华语。了解云南籍华裔学生的需求关键，要先了解这些华校的教育情况。

1961 年，当云南华人进入泰国后，当建起了华人难民村，村里的村民学校也随着村落的历史开始了。当时，这些村办的华校条件十分简陋，大多数以竹篱茅屋为教室。

(魏国彬、周伦，2013：1) 1970 年当泰国政府允许或承认他们的存在后，华文学校在各个村庄建起，比如：美斯乐的中华学校于 1973 年建起，授课班级为小学到中学，当时共学生有 700-800 之多。后来这所学校还接受来在泰国各地区的学生，特别是中部地区如曼谷等学生。(กาญจนา ประภาศวุฒิสาร, 2546: 248-249)

泰北华人村的学校大部分得以改善，是因为后来得到台湾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援助的起点就是有一名柏杨作家的小说《异域》。这一本小说引起当时的各地华裔，尤其是台湾对泰北难民村的关注。1982 年开始（协助泰方扫荡反政府武装结束后），许多支援救济泰北华人难民的组

组织和运动纷纷成立。当时所有组织起来援助泰北的有：台湾国民党官方成立的“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简称“救总”、《宇宙光》杂志社的“送炭到泰北”活动、天主教明爱基金会设立的“泰北文教服务组”、慈济的泰北三年扶困计划、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援助泰北难民村生活”等等。这些组织对难民村的援助包括交通、水电、通讯、卫生、教育以及农业生产。

在教育方面，泰北难民村的华文中小学，大多也是这些组织所资助建造。例如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推出的《泰北专案》，提供学校的基础设置和泰北地区的师资培训。各种民间团体也举办了救助活动，提供各方面的协助，例如：师资培训、认养急需救助的学童、认养当地教师的薪资、急难救助并将有效资源运送到泰北、补助硬体建设与软建设。1979 年就总还提供“回台升学”制度，即：泰北云南籍难民村的子女只要有能力学习与成绩好的学生，就会得到前往台湾各个学校或大学读书的机会。

（许丽铃，2001：40-61）因此这让云南籍华裔对台湾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泰北华人村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比较依赖台湾，学习台湾的课程，采用台湾的课本。他们通过华校的华语授课和在家里与家人沟通提高了华语水平。高中毕业后大多数具备了良好的华语沟通能力，但他们仍继续学习华语，这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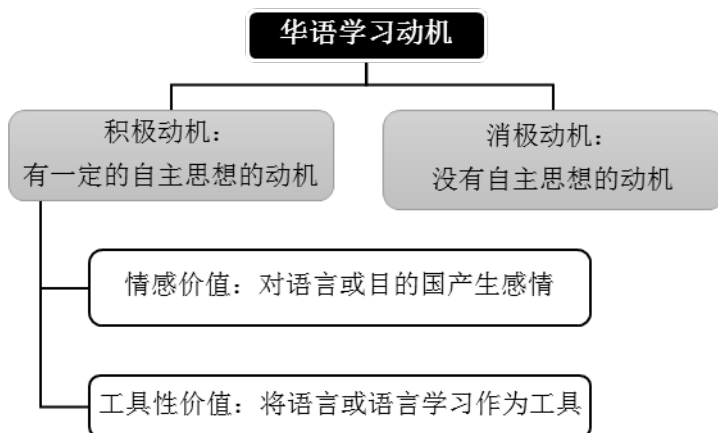
竟是什么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探索云南籍华人的华语学习动机情况。

三、研究框架

本文选择 Hofman 和 J. Cais (1984) 的语言保留和语言转移作为设定研究框架基础。Hofman 和 J. Cais 的研究原本是分析在以色列学校的小学生的语言保留与更替的现象。他们提出，其母语的保留程度取决于对其母语的感情所在。他们把个人对语言的学习态度分为两种：一、情感价值，指个人因对语言或语言所属的国家产生感情，例如：喜欢语言、喜欢该语言的文化、或认为自己是这一族群的成员，所以应该学习自己的母语，具有种族认同感；二、工具性价值，指个人将语言或语言学习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标，例如：就业、升学等目标。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华语学习动机分为两大种，即：积极动机，分为情感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动机，另一种是消极动机，即：因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学习，并非来自个人的主动想法。（图一）。在此基础上分析讨论新一代云南籍华裔华语学习。

图一 华语学习动机分类框架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泰北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我们仅限于在泰北居住，具有在泰北学习的背景。另外，我们只选取汉学院的学生，这是因为，其他学院的云南籍华裔的学生或许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华语能力，将华语作为交际工具就足够，所以选择其他专业，对华语的情感可能不深。然而，笔者推测，汉学院的学生或许不同，他们选择深造汉学及汉语，可能因为有一定的情感价值，所以仅以他们为对象。与泰国学生相比，汉学院的泰北云南籍华裔学生相对来说人数较少，分



散在不同的专业。虽然联系了几十名，但最后愿意接受调查访谈只有 20 名，故此将这 2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4.2 资料收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方法。问卷调查分成两大部分，个人信息和对华语学习、身份认同等有关的问题。问卷调查采取封闭性答案，即：让学生选择所提供的答案，答案可多选，若自己学习华语的原因没列入在问卷中可进行自由填写。

由于问卷调查的答案较为粗浅，而且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因此必须在问卷答案的基础上进行半结构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到家庭背景、学习背景、学校课程、华语学习感受以及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感想，从访谈答案探索和确定他们真正的学习动机和态度，之后才将答案进一步分类，做出描述性的数据。

五、 研究结果及分析讨论

5.1 研究对象的背景

在 20 名的研究对象当中，男生占 15%（3 名），女生占 85%（17 名）。在 20 名学生中，来自清莱华人村占 65%（13 名），来自清迈华人村占 35%（7 名）。就读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占 75%（15 名），其次是汉学专业，占 20%（4 名），最后是汉语师范专业，占 5%（1 名）。

值得注意的是，本数据并非是因为随机抽样而使得研究对象专业不均匀，而是因为云南籍华裔的学生大部分选择的专业是商务汉语专业，其他专业人数较少。通过访谈发现，云南籍华裔学生倾向于选择商务汉语专业，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多数是做生意，因此他们想继承和发展家庭的事业。另外，有一些学生表明不愿意学习汉语师范专业的原因则可归为两大原因：一、部分云南籍华裔面对身份问题，有的刚获得泰国身份，若就读师范专业怕有报考问题。二、在泰国当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泰、英语能力，而他们因从小就读于华校，泰、英能力不好，没信心读师范专业。部分学生对汉语言文化专业不感兴趣，因为仅学语言目的性不强，所以一边想学好华语，一边想掌握其他专项，因此选择商务汉语专业或汉学专业³。

在语言使用情况，在 20 名的研究对象当中，家里全使用云南话的学生占 65%（13 名）；云南话和泰语并用，即：与父母沟通时使用云南话，与兄弟姐妹沟通时使用泰语，这样的情况占 15%（3 名）；使用云南话和其他语言占 20%（4 名），如：云南话和傣族话、云南话和瑶族话、云南话和佤族话、云南化和普通话。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辈其中一方是云南人，然后与其他种族通婚，因此家里两种语言并用。只有唯一一个学生表明家里使用泰语和瑶族

³ 皇太后大学汉学专业除了培养学生的汉语能力，还要求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中国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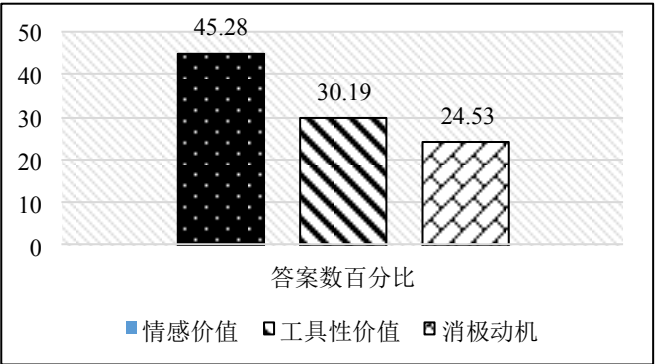


话，但自己还可以听懂一些云南话。这一点与 เหนือขวัญ บัว
เฟื่อง (2560)、纳静安、林才均 (2017)、黄启庆、吴雁江
(2011) 的研究相符。由于时代的变化，学生与父母代
的学习背景和所接触到的社会、教育显然不同。一部分的学
生只用云南话与祖父母代、父母代沟通，与同一辈的人换
成泰语或其它自己认为比较熟悉的语言。那么热爱云南华
语是否也跟着时代而逐渐淡化，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索的问
题。

5.2 云南籍华裔在中小学学习华语的动机

由于一个人学习语言的动机往往较为复杂，不是单一
的想法，一个人可以提出多种理由，因此本文从问卷调查
上将他们的答案全部收纳（例如一个人回答有三个理由就
算 3 个答案），然而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访谈详细
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答案有 53 个答案，其中
属于积极动机有 40 个答案，分为情感价值 24 个答案，占
45.28%，工具性价值 16 个答案，占 30.19%，消极动机 13 个
答案，占 24.53%。（图二）

图二：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



从该比例可以看出，云南籍华裔学生中小学时，是情感价值优先。笔者进一步访谈的结果也相符，100%的学生都表示，虽然有多种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对华语产生感情。那么每一种理由可以归纳如表一。

表一：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

动机类型	原因	答案数	百分比
积极动机： 情感价值	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	19	35.85
	喜欢华语和中华文化	5	9.43
积极动机： 工具性价值	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	10	18.87
	中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	6	11.32
消极动机	是家长的要求	12	22.64
	要陪朋友学习华语	1	1.89
总答案		53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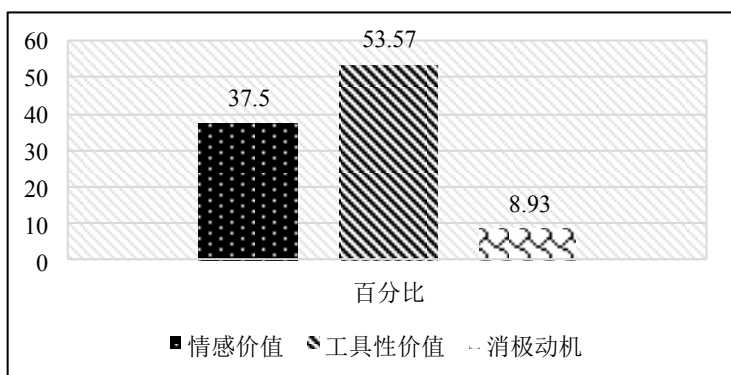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期学习华语的原因来自情感价值，而最重要的是认为“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这个理由占 35.85%，其次是消极的动机，则“是家长的要求”，也占 22.64%，第三才是工具性价值的“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占 18.87%，可见对于中小学生学习华语一部分是家长的要求，家长是华人，也想让孩子将华语传承下去，这一现象在华人村是非常普遍。中小学时还没有考虑到就业的发展，因此工具性价值的动机不强。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情感理由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热爱语言所属的种族，这个理由占优势，说明“华人”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只是每个人的热爱程度不同。由于研究对象都是白天在泰国学校上学，晚上才到华校去学华语。研究者进一步提问：是否有想放弃的念头，每一个接受采访者都表示，当时认为学习华语就是华人的一种义务，是必须做的事情，虽然是家长的要求，但也是他们的意愿，自己不觉得累。由此可见，云南籍华裔在中小学学习华语并非纯粹是消极的动机。第二层次是热爱汉语本身，这个理由才占 9.43%。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以华语学习作为一种义务，对于华语本身的感情是学习以后才产生出来。由此可见，中小学时云南籍华裔学生的“华人”意识依然十分强烈。

5.3 云南籍华裔在大学学习华语的动机

本文的调查结果与预期的结果部分相同，指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在大学就读汉语及汉学专业的工具性价值的动机与中小学时相比明显呈现上升趋势，共有 30 个答案，占 53.57%，其次是情感价值的动机，共有 21 个答案，占 37.5%，最后才是消极动机，共 5 个答案，占 8.93%。（图三）

图三：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大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



详细分类后发现“因为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答案居多，占 33.93%，其次是因为认为“中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这项答案占 17.86%，第三是因为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这项答案占 16.07%。与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不同之处是，还有少数选择“因为想将华语传承给其他人”，这项答案占 8.93%。（表二）



表二：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大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分类

动机类型	原因	答案数	百分比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	9	16.07
	喜欢华语和中华文化	7	12.5
	想将华语传承给其他人	5	8.93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	19	33.93
	中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	10	17.86
	想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知识	1	1.79
消极动机	是家长的要求	5	8.93
总答案		56	100.01

对于“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的答案，通过开放式的问题和访谈发现，其中 6 名学生想往商贸方面发展，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选择商务汉语专业。5 名学生表示想从事翻译工作，1 名学生想当导游，7 名学生仅表示，只想用华语去工作，但是没有具体的方向。1 名学生明确表示，自己想具备良好的汉语水平是因为“薪水很高。”因此他们虽然身为云南籍华裔，基本上已经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了，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必须继续深造。他们从小就在华人村长大，就读于华校，但是学生都表示，他们需要具备“汉语普通话”的良好能力，其原因有二：一、家里使用的是云南方言，并非汉语普通话。有一名学生表示“云南

话对普通话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我需要掌握普通话，因为将来工作必须用到。”；二、他们中小学所在的华校使用台湾的课程，读台湾的教材，没接触多少中国大陆的教学内容。然而目前中国大陆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权威，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是必不可少。其中只有 2 名学生表示接触过中国大陆的课程或教材：一名学生来自清迈府马看山村(Doi Ang Kang)。她表示，自己的学校因接受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支持，所以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对中国大陆的教材比较熟悉。另一名来自清迈府大谷地村教联高级中学，这所学校获得中国大陆的支持，因此一律采用大陆的教材。其他学生都解释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了解汉语普通话和简体字是必须的，自己所学过的台湾华语虽然为他们奠定了好的基础，也让他们占优势，但还是不够。他们必须了解普通话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此事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访谈，“如果你有机会去台湾和大陆深造，你会选择哪一个地方？”。结果只有 2 名学生表示想去台湾读书。因为对台湾人、台湾教育等比较熟悉。其余都想前往大陆，因为认为中国大陆的专业选择比较多，发展空间比较大。由此可见，“回台升学”已经不是新一代云南籍华裔大学生最大的梦想了。他们因为过了较为平安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第一代云南人的感受，台湾



和大陆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意义不甚大。中国大陆、主流现代文化成为他们的新目标，因此这便是他们的华语学习动机。

与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趋势，即从中小学到大学，就是情感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动机的地位转换，工具性价值呈现上升趋势，情感价值下降，消极动机也逐渐减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选择本科专业也必须考虑到实用性的理由。这个研究结果与林莉妹、韩冠玲（2010）的研究结果相符，他们发现新一代的泰国华裔学习华语也是工具性价值优先。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华裔是面向泰国全国的华裔，不是针对云南籍华裔的学生。那么本文的调查结果发现，虽然云南籍华裔学生工具性价值占优势，但是也不可缺少情感价值的存在，在 20 名的学生中，7 名学生回答纯工具性理由，其他 13 名都是情感和工具性价值并存。虽然学习目的主要是就业方面，但学习华语还是有种族认同感的存在。

通过进一步访谈，我们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其实，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学习华语的工具性价值动机，不只是简单的就业梦想，一部分也来自与泰国社会的认同问题。

笔者调查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种族认同感，结果显示，80%认为自己是华人，同时也是泰国人，只有 10%认为自己已经是泰国人了。（表三）

表三：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种族认同感

种族认同感	人数	百分比
认为自己是华人，同时也是泰国人。	16	80
认为自己是华人。	2	10
认为自己是泰国人。	2	10
一共	20	100

该调查结果显示，在 20 名当中，2 名表示感觉自己还是华人。大部分的云南籍华裔认为自己是华人，也是泰国人，这种感觉也许对泰国社会而言颇为有利，说明云南籍华人与泰国社会已经越过摩擦的阶段，逐渐像潮州、客家族群那样踏入融合阶段。但是通过访谈发现，这两种种族认同感的并存非常复杂。14 名回答自己是华人又是泰国人，其中有 4 名学生明确表示，华人的感觉更强，3 名表示泰国人的感觉更强，其他表示两种感觉具有相同程度。这些具有较强的华人的感觉，是来自较为严格保留华人传统文化的家庭或从小跟随家长从缅甸移民到泰国定居。他们虽然在泰国长大，在泰国学校读书，交泰国朋友，但是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成为“泰国人”。这种复杂现象与李祺



(2015) 的研究结果相符。他对研究泰国清莱府美斯乐地区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在泰国社会的融合进程。发现美斯乐第三代云南人更快地与泰国社会融合。李祺 (2015: 26) 总结为 “‘泰北云南华人’的自我意识、种族认同都将在城市中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中发生转变，他们必须根据现实做出选择和调整，在流动中实现自身族群的发展，在变迁里完成新的族群观念” 因此，这种认同感的改变并非不利，这是自然的发展，目的其实在于确保种族生存的机会。

另外，5 名学生表示，自己的泰语不标准，英语也有问题，唯一能够在泰国生存的方法，就是要加强自己的的华语优势。一名学生由于跟随家长从缅甸移民到泰国，虽然学会了几种语言，但心里也藏着社会认同的问题，学生表示：“我的泰语不好，英语也很差，汉语也不是很标准，觉得没有哪个国家想收纳我了。” 另一名学生说：“我的泰语说得也不像泰国人，英语也不好，只有这个华语了。” 因此，虽然他们持有工具性价值，但是这种动机也不同于一般的学习华语的泰国人，他们的工具性动机比一般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其实更为强烈。泰国学生，或其他地区的华裔学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泰语和英语能力，而且在泰国的环境长大，如果没学好华语，也可以选择其他途径。一部分云南籍华裔学生则不然，他们认为

若连华语都没有掌握好，就很难找到好工作了。因此，学习华语对云南籍华裔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性，而是一种社会生存的关键。这一点事实上也反映了云南籍华裔在泰国社会的融合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六、结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从小大多数以情感价值来学习，上大学以后由于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而以工具性价值的动机来学习华语，但与其他泰国学生或泰国华裔不同的是，他们的工具性价值动机是由他们独特的家庭与学习背景引起的。他们在高等教育深造华语，大部分是想学习汉语普通话和认识中国大陆。由于本文仅是初步探索新一代青年云南籍华裔的学习动机，调查人数较少，结果具有局限性，但本次调查也可给泰北华人村的华文教育发展带来了一些启示：现在的泰北云南籍华裔看重华语的实用性、具体性，除了认识台湾以外，他们也想了解更多中国大陆，以便于踏上外面的世界，完成自己的梦想。因此泰北华人村华校的课程，也未免必须考虑到学生的未来的发展，课程的内容和教材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保留中华文化，同时也认识现在的新中国，为学生的将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洪小夏. (2011).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残军从西南边境撤退
国外研究——以滞越国民党军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政治
学院学报**, 第 6 期。
- 黄启庆、吴雁江. (2011). 泰北华人村华语状态及教育
情况调查报告.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第 1 期。
- 李祺. (2015). **泰北云南籍华人融合问题：以美斯乐
为例**.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林莉妹、韩冠玲. (2010). 《华语学习对泰国华裔是情感
价值还是工具性价值——以工作者和大学生为例》.
海外华人与华侨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北：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
- 刘瑜. (2013). 泰北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以清莱府的两所中学为例.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6 期。
- 纳静安、林才均. (2017). 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
中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报告. **Panyapiwat
Journal**, 第 9 期。
- 魏国彬、周伦. (2013). 泰北华人村华文教育的发展变迁
——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调研系列报告之一。
保山学院学报, 第 4 期。

许丽铃. (2001). 泰北地区华文教育之研究——以清莱地区两所学校为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朱珠. (2018). 泰北华人村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个案调查. 北方文学. 第 32 期。

Hofman, John E., and Cais, Judith. Children's Attitudes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of Language*. (1984) 50: 147-153.

กฤษฎา เจริญวงศ์. (2545). 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ที่มีผลต่อพัฒนาการและ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ของราษฎรชาวจีนอพยพ(อดีตทหารจีนคณะชาติ)ในเขตเชียงใหม่ เชียงราย แม่ฮ่องสอน ตั้งแต่ พ.ศ. 2527-2542. รายงานการวิจัย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และพัฒน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พายัพ.

กาญจนา ประภาศวุฒิสาร, พันเอก. (2546). ทหารจีนคณะชาติ (ก๊กมินตั๋ง) ตกค้างทางภาคเหนือ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เชียงใหม่: 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สยามรัตน์ พรินต์ติ้ง.

จี.วิลเลียม สกินเนอร์. (2548). สังคม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เชิงวิเคราะห์. (แปลโดย พรรณี ฉัตรพลรักษ์และคณะ, ชาญวิทย์ เกษตรศิริ, บรรณาธิการ).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มูลนิธิโครงการตำรา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ภูวดล ทรงประเสริฐ. (2547). **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สมัยใหม่**. กรุงเทพฯ”:

HP Higher Press.

หน่วยเฉพาะกิจ 327 กองทัพบกที่ 3. (2530). **ผู้อพยพอดีตทหาร**

จีนชาติ. เชียงใหม่: โรงพิมพ์ดารารัตน์.

เหนือขวัญ บัวเพื่อน. (2560). 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ารสืบทอดภาษาของชาว

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ดอยแม่สลอง 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ราย. **วารสาร**

วิทยาลัยดุสิตธานี, 11(3): 282-295.

**A Discussion on the Motivation in Chinese Learning of
the New-Generation Yunnanese Descendants a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Northern Thailand: A Case of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hatkrit Ruenjitt
Sosing Methatarnkul**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on Northern-Thailand Yunnanese descendants'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in primary, secondary schools and in the university. The students who are Yunnanese descendants in the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in Chiang Rai Province were chosen as research subjects to respond to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Yunnanese descendants chose to study Chine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 sentimental values. In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motivations have altered from sentimental to instrumental values. The results from the interview reveal that,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Yunnanese descendant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descendants in other parts of Thailand, it originated from a problem in their social identity in Thai society. They need to continue studying



Chinese and enhance their strength in Chinese ability to survive in Thailand. The result from the interviews indicates that, an acceptance level of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new-generation Yunnanes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e past. Furthermore, since they only have experience of the Taiwa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y would like to continue study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learn about China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they can have various choices in their career path. The result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s in Yunnanese villages in Northern Thailand.

Keywords: *Chinese people in Northern Thailand, Yunnanese descendants, Chinese Educ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